

南明文選

開 明 文 選

第 三 輯

上 海 開 明 書 店 印 行

活葉本文選目錄 三

篇名	作者	頁數	總頁碼	定價
勞動者解放運動與女子解放		53		
運動的交點	戴季陶	一〇	三三九	六分
義兒	葉紹鈞(火災)	六	三五九	三分六釐
時光老人	愛羅先珂(愛羅先珂童話集)	六	三七一	三分六釐
歡樂的花園	須萊納爾夫人(點滴)	一	三八三	六釐
鐵圈	梭羅古勃(點滴)	四	三八五	二分四釐
人權與女權	梁啓超(梁任公講演集)	五	三九三	三分
美國的婦人	胡適(胡適文存)	一一	四〇三	六分六釐
復陳右銘太守書	曾國藩(曾文正公文集)	一	四二五	六釐
與筱岑論文派書	吳敏樹(柞湖文集)	三	四二七	一分八釐
謝靈運傳論	沈約(宋書)	二	四三三	一分二釐
文學的一個界說	朱自清(立達季刊)	七	四三七	四分二釐

63. 62. 61. 60. 59. 58. 57. 56. 55. 54.

75. 74. 73. 72. 71. 70. 69. 68. 67. 66 65. 64.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	一	四五	一	六釐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	一	四三	一	六釐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東坡文集)	一	四五	一	六釐
鐙臺守	顯克微支(域外小說集)	八	四五	八	四分八釐
苦悶的象徵	周作人(域外小說集)	九	四七	九	五分四釐
致明閣部史可法書	謝川白(苦悶的象徵)	二	四九	二	一分二釐
復多爾袞書	多爾袞	二	四九	二	一分二釐
核舟記	史可法	二	四九	二	一分二釐
木假山記	魏學洵	一	四九	一	六釐
摸擬	蘇洵(嘉祐集)	一	五〇	一	六釐
敍事	劉知幾(史通)	三	五〇	三	一分八釐
煩省	劉知幾(史通)	六	五〇	六	三分六釐
	劉知幾(史通)	二	五二	二	一分二釐

勞動者解放運動與女子解放運動的交點

戴季陶

女子解放問題近來成了言論界的一個主要論題。但是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比討論甚麼問題觀念都模糊。這也有種種的緣故，我且把重要的幾點舉出來。

(一)大凡研究一個社會的問題，決不會和研究者本身沒有關係。研究者的意識，往往受他自己境遇的束縛。在這一點，我們就看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上不同的地方。一個可以把自己的利害完全拋開，純粹致力於真理的發現；一個因為和自己的利害關係太過密切，所以往往不能拋開自己利害去求真理。並且人事關係非常複雜，排列比較，很不容易。即使研究者真是忘却自己個性關係，去作研究工夫，也很難得着確實不易一看就能使人認識的例證。

(二)社會的關係都是互相關聯的，所以在社會的科學上，對於一個問題，往往缺乏明確的概念，和表示明確的概念的用語。於是對於慣用語的解析，也是各不相同的。我們往往看見批評人家議論的說，『雖然是說法不同，結果還是一樣；』甚至還有一

種批評是『雖是他說錯了，可是他仍舊是好意。』前一個說法是把科學的原則完全漠視了。後一個說法更是把科學上的問題和道德上的問題混爲一談。換一面看，就可以曉得因爲自己利害不同，便去反對一種學術研究的人，正犯着同一樣的毛病。

(二)因爲要避去他人的攻擊和誤會，便把自己的真知確見隱蔽起來。或者用許多不相干的文學名詞去粉飾，或者用一種模稜兩可的說頭來躲避。因爲自來從社會的問題上面提倡一種真理的人，往往爲真理作了犧牲；而那一個真理雖是不斷的支配住世界，世界上的人仍舊不能夠認識。所以大家也就情願避却這極大的危險，過他那宿命的生活。

上述三個事情，我想凡是研究『社會的問題』的人，都人人逢着的。女子問題，在中國今天成了一個青年男女的死活問題。凡是智識慾越增進生活難越逼緊的青年男女，越是感覺到打破因襲的男女關係的必要。被因襲的舊思想所支配的人，在維持他那因襲社會的必要上，便拚死命的壓制着，不肯放鬆一步，於是演出許多的慘劇來。却是女子解放這一個聲浪，在其他的一面，又引動了已經成立因襲的男子關係的人。他

們也多少覺得從前的生活不能使他們滿足，於是也在一個極狹小的範圍內，承認這個運動的必要。同時因為立場不同，所以所取的方針，所持的態度，也就完全不同。青年未婚男女目的，爲主的，注意在戀愛自由，婚姻的自由。（戀愛與婚姻是絕不相同的兩件事，但是今天的人，普通還是把他混在一起。）後者的目的，爲主的，注意在家庭的男女權利平等，和法律上政治上的男女權利平等。從嚴格的社會問題的意義上來打算，女子問題的人，在今天實在少極了。

照我看來，上述兩種打算的人，普通都是只把自己的利害——個人的利害，家庭的利害，階級的利害——做根據來打算，並沒有把全社會的利害做根據來打算。即使有看見了一點的，但是他那『爲全社會』的感情，總不如爲他自己的感情強；而且對於近代社會問題的意義，也很少有澈底明白的。

比如說『兒童公有』這一個主張，從去年下半年以來，主張的已經不少了。主張這個問題的人，他們良心上的動機在甚麼地方呢？我想爲主的，還是從自己的利害着想的，多，從全社會的利害着想的少。倘若是对着全社會的利害着想，他們主張的根據，決

不至只放在少數中上流階級的家庭事實上；應該要更進一步，從許多女工的身上和女工的子女身上着想；更應該再深刻一點，在社會的全組織上面去打算。這種事實我們決不能當作『雖是說法不同，結果還是一樣』輕輕看過了。

又如『女子教育問題』，去年以來，大家爲主的，是注意在『大學爲女子開放』『高等學校專門學校爲女子開放』的問題；或也有注意到一切學校都應該不區別男女一律開放的。我以爲這幾種主張，雖是樣樣都不錯，究竟脫不了只從有產階級身上着想的臭味。爲甚麼呢？因爲從教育上看，今天不問是男子，是女子，都只有有產階級的人才能夠有受教育的機會；大多數的貧民簡直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如果只在現在的教育狀態下面求男女的平等，就無異只是專替少數有產階級的人打算，把大多數的平民依舊閒却了。(註一)

(註一)現在教育機關的設備，可以說完全爲有產階級特設的。教育費的負擔，決不是中等生活的人所容易支持的。至於第四階級的平民，更不用說了。試就上海地方情形說，假如有個一夫，一婦，子女三人的人家，一個子女在大學或高等學校，一個在中學校，一個在小學校，家裏都是兩夫婦自己操作，不雇用人，這

一家支出最小限的計算，大約如左。

(甲) 生活費(每月的經常支出)

房租……………十二元

伙食……………二十元

衣服……………五元

燈火雜用……………三元

交際費……………二元

房租……………一元五角

車費……………三元

新聞雜誌……………二元

(乙) 教育費(每年的經常支出)

在小學的……………四十元以上

在中學的……………八十元以上

在高等或大學的……………一百五十元以上

以上兩項合計每年八百五十二元

共計每月四十八元五角每年五百八十二元

共計二百七十元以上

勞動者解放運動與女子解放運動的交點 (戴季陶)

從上面那個計算看來，要使子女受高等教育的人家，決不是中等以下月收生活的人所做到的。何況是每天賺兩角錢至三角錢，每月賺五六塊錢至十多塊錢的體力勞動者呢？即使退一步說，不使子女受高等以上的教育，只到中學畢業，上述那一家人家每年的支出也得要七百零兩元以上。再退一步說，是中等教育也不使子女受，只要在小學畢業便算完了，他們每年的開支也要算到六百六十二元。我們就可以曉得月收五十元以下的人，很不容易使子女受中學教育；月收六十元以下的人，很不容易使子女受高等教育。大家試想今天中國無產階級裏面月收五十元以上的人有多少？就有產階級來說，也要有五十元以上的資產，才可以支持兩三個子女最小限的教育費。

在這萬不得已的當中，才生出一種『工讀互助』的運動來。但是要受教育的青年，同時又負擔生產工作的義務，在理論上固然不很充分，在事實上也有一定的阻礙。（就是減少了求學時間）何況這工讀互助的事實，已經要中學或中學以上的程度的青年才做得到。倘若連小學教育都沒有受過，就要叫他們工讀並行，姑無論是做不

到，即使作到，就變成了徒弟教育，和我們所希望的『人的教育』的目的離得遠了。

這個問題是我們今天教育問題根本上的大問題，同時也是社會問題根本上的大問題。女子教育問題，根本仍舊在這裏。所以我說：女子問題，要在全社會改造問題上才看得出真意義；女子解放運動要在全社會改造運動上，才看得出真力量；女子教育問題也要從全社會的教育普及上，才打算得出好方法。倘若只是說『大學開放』、『高等開放』、『中學開放』，那些開放了的學校，只可以說是爲有產階級的太太小姐們開放了，和一般的平民毫無關係，好像今天那些學校，男子人人可以入學，但是大多數的男子不得入學，是一樣的。

又如主張『女子參政權運動』的人，他們以爲只要女子得了參政權，能夠和男子一樣享有公權，免除私權上的不平等，得着在私權的保障，便算得了。（其實今天熱中於女子參政運動的女子，這一層研究還沒有十分明白，他們也並沒有明確的『法的觀念』，不過隨意主張。有識者也不過以爲歐洲的女子已經得了參政權，我們也非得參政權不可罷了。）這一個問題如果在從前呢，我們也只會從一個單純的主張去下

判斷，但是在今天我們便不能如此單純的表示贊否了。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女子拿甚麼目的去要求參政權？在甚麼組織下面要求參政權？固然女子參政權的運動占女子解放運動史上的一個大部分，爲改革政治組織，女子參政權運動是一個必然的經過，同時也是一個當然的努力。但是今天主張女子參政權的人，作他們感情的基調的，依然是在擁護紳士階級的財產權，不過希望把這財產權拏來由有產階級的男女平分。依然是在擁護紳士階級的政權把持，不過希望女子也來把持一半。直而言之，就是在擴充紳士專制的治者階級爲紳士淑女共同專制的治者階級。這個意義下面的女子參政權運動，於改造社會可以說絲毫沒有關係；和平民女子的解放，也可以說是絲毫沒有交涉。因爲今天平民女子受的束縛，最大的部分，仍舊是私有財產制度，工銀制度，自由競爭制度，對於這幾個問題毫無考察的女子參政權運動，是極大的時代錯誤。所以我以爲對於『女子爲甚麼要求參政權？』甚麼女子要求參政權？『今天的女子問題，是否只是政權有無的問題？』這三點大家非切實研究不可的。（註二）

（註二）現代所謂文明國之法的基礎，凡大陸法系的國家，不用說，是直接承受羅馬法的系統，就是英

美法系也受羅馬法的影響不少。羅馬法的基礎，是在甚麼地方呢？就是以男統的階級世襲為根據的身分權，和以先占掠奪為根據的財產權、父權、夫權的確立。土著農夫、奴隸、自由人的永久區別，是形成身分權的基礎。無主物的先占，賤民所有物的沒收，敵人財產的掠奪，是形成財產權的基礎。現代所謂文明國的法律，在身分權的基礎上，削去了土著農夫、奴隸、自由人等區別，號為法律上的人格平等；又削去了父權和夫權的一部分，號為無能力者保護；在財產權的基礎上，削去了形式上的掠奪，號為所有權的保障；承認以所有權為基礎而成立的雇傭制，及以所有權為基礎的競爭制，號為人格的自由。總而言之，近代文明國法律上的權利義務關係，依舊是在羅馬法系的身分權和財產權上面。

承認這一個權利義務關係的基礎，要在這一個基礎下面求女子的經濟獨立，最好的結果，不過是剷除男女兩性在身分權上面的差別。但在雇傭制下面的雇主被雇者的差別，在所有權下面的貧者富者的差別，自由競爭制下的強者和弱者的差別，依舊是絲毫解決不了的。

我們倘若就上述身分權財產權所以成立的原因詳細研究起來，我們就曉得女子這一個被掠奪階級，和男權的掠奪階級之所以成立，都是『財產私有』這一個制度的產物。現在要澈底的了解女子解放的意義，貫徹女子解放的目的，如果不從這一點去用功夫，決不能得着一個正當解決方法的。

又如『女子的經濟獨立』這一個問題，近來主張的人也漸漸多起來了。這個熟語

的用例，我看各人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大致區分起來，都是屬於下列兩種概念內的多。

(一) 女子在職業上的地位確立。

(二) 女子在法律上的地位確立。(如爲財產權，身分權的主體等。)

今天也有許多女士們，以爲只要上列兩個問題解決了，女子問題便算達了目的，或者以爲這兩個努力就是完成女子之社會的生活。這種觀念我以為只好叫作『善意而無識的誤會』。第一，中國女子在職業上的地位如何？有職業的女子有若干？非有詳細的統計是不能夠曉得的，但是就我們眼睛所看得到，耳朵所聽得到的事實綜合論來，上海一個地方有職業的女子，總在十萬以上。(絲廠，紗廠，襪廠，香煙廠的工場工人，及其他從事刺繡，打花邊，裁縫，編物等的家庭手工工人——這種從事於家庭手工業的工人，都漸漸移轉向工場工業裏去，——學校教師，家庭女傭，以及女子新職業的看護婦等。)這些人一方面還沒有完全脫離家庭的囚籠，但是一方面又早已套上工銀制度的金鎖。即使再用第二個法律上的地位確立去救濟他，但是工銀制度的金鎖，只是越鎖越緊。對於這個問題的辦法如何？我想空空洞洞主張女子經濟獨立的人，一

定是絲毫沒有研究。不用說，作工的女子與作工的男子，在『勞工條件』上有許多不平等的地方。比如說女子的工銀普通比男子的工銀要少到一角以上，工作時間又特別比男子多；還有許多職業仍舊被男子占領了，沒有爲女子開放。這些都是重要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是要從『女子勞動問題』上面下研究，才看得出他的意義來；也要從一般的社會改造上去研究，才想得救濟法來。單是空空洞洞的在上流社會的家庭生活裏面夢想財產權與身分權的平等，一切意識，都被自己所處的階級意識支配着，這真是太沒有『時代的覺悟』了。（註三）

（註三）現在上海及附近工業發達的地方，農家女子漸漸都脫卻他們那束縛的家庭工作，走到工場工作的路上去了。這家庭女子趨向到職業女子去的趨勢，已經是資本家生產法下面的必然結果。從前所謂中流的女子，也漸漸化爲工場女工；還有許多要求作一個女工而不得的。這些女工們的收入怎麼樣呢？通各種職業平均計算，大約至多不過三角錢，（絲廠絞絲間的女工，不過才得着四角半錢，普通就是兩角多錢。打盆的女工，不過是六十文至八十文，紗廠的女工不過平均兩角半錢。）他們的住所，最少每一個鋪基要一塊錢；吃飯每人算他三天吃兩升米，（作工的人特別比我們吃得多，大量的每天要吃一升米，男子的車夫有每天吃一升半米的。）一月只是米錢也得兩塊，而且在工場作工的女工，不是能夠每天不斷作

工的。據可靠的調查，除去因病因事的缺勤，平均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三四天作工。這樣算起來，他們每天所得的工錢，僅僅能夠勉強支持最低的生活費；一旦生了幾天的病，就不得了了。這個意義上面的經濟獨立，是不是自命上流人家的太太小姐們所願意的呢？恐怕這些情形，所謂上流人家的太太小姐們還不曾想到罷！參觀星期評論第十三號拙著法的基礎

現在論女子解放問題的人，對於『娼妓問題』差不多沒有着意，好像不曾看見似的。倒是有一些半可通的慈善家，和專門研究公共衛生的醫生，還在那裏提倡『廢娼運動』。他們這些主張廢娼的用意在那裏呢？第一，就是說娼妓的行爲足以紊亂社會的善良風化；第二，就是說傳染病毒妨害公衆的衛生。他們救濟的方法怎麼樣呢？大約有兩種：

(一)救濟被人強迫作娼，和受鴿母妓夫虐待的人；免除娼妓強迫男子宿娼的施設和手段。如現在上海的濟良所的設置，及捕房會審公堂所行的政策之類。

(二)廢除賣淫制度，如現在上海外國人所組織各慈善團體的廢娼運動，及最近中國所謂熱心家慈善家所主倡的廢娼運動。

第一種的辦法，不能說一點效果都沒有，但是很小。自一千八百九十六年美國的包慈貞女士倡辦濟良所以來，已經有二十餘年。我們雖是沒有切實的調查，但是我確可以說這二十餘年來上海娼妓的數，足足增加了幾倍。因為我們所看見的妓館街巷範圍，確是擴張了好幾倍。以此推測，大約總是不會錯的。所以我敢斷言這一種慈善的救濟法，只可以說頭痛醫頭，足痛醫足，於娼妓制度所以發生的根本原因，絲毫沒有免除得到。第二種的運動，有效無效呢？我看廢娼運動即使成功，也不過只能廢除公然的娼妓秘密；私娼的增加，一定和公娼減少的量，成一個等量；或許減少一點，也一定有限得很。因為在今天這種社會組織的下面，要想把公娼私娼兩者一同完全廢除，這是絕對做不到的。看見公娼的弊害太大，去取締公娼，結果說是使秘密的私娼跋扈。（我所看見的杭州的情形，便是一個很適當的例。）要想極力去取締私娼，結果便是公娼增加。（日本東京三年來取締私娼政策的結果，便是如此。）

有許多贊同女子解放的人，對着娼妓制度這一個重大問題，既然絲毫不去留心研究，並且也沒有一種烈熱的感情，同情於這可憐境遇裏邊的女子。彷彿以為沉淪到